皇明兩朝疏抄

皇明兩朝疏抄卷之十二

國是類

去疑二事委任以杜禍萌疏　張逵

竊惟　朝廷之政柄必有所寄天下之公議必有所歸然必主政柄者秉直而不敢失守公議者補察而無所私則朝廷無失政天下無遺議矣今之內閣政事所出之府也六科十三道公議所歸之地也　陛下即位以來委任內閣政由裁決可謂以腹心待宰執矣而權倖率多於曲全形迹不無於規避是內閣之任未專而政事尚有缺也信用科道事由建明可謂以耳目寄言官矣而空言徒盈於

章奏成效罕聞於行事是言官之任未至而公議尚有鬱
也臣以菲才謬膺言職受任以来日夜汲汲思有獻於
陛下重政本之任求聽言之實而未得其說涉歷累旬惶
惑無任豈謂復有先任給事中今降除州判官史道劾奏
太學士楊廷和不法繼而兵部尚書彭澤御史曹嘉給事
中于桂相次論列之事哉夫史道輩指劾廷和蓋以諫官言
事不許風聞若可護也至議侵内閣之權則倒持政柄臣
不知其何說彭澤糾劾史道是以議論大臣爲存體貌若
有見也至於狃言官之口則因噎廢食臣不知其何心臣
竊惟　朝廷之政柄必有所寄不在其臺閣則在　宮闈不

在宮闈則在近習臣請歷以前代治亂言之其政柄在臺閣而亂者有幾在宮闈在近習而治者有幾一一數之則責成之地斷可識矣故臣曰今日內閣之任不專而政本尚有缺也天下之公議必有所歸不在臺諫則在衣冠不在衣冠則在草莽在臺諫而亂者有幾在衣冠在草莽而治者有幾亦一一數之則委任之司從可決矣故臣曰今日言官之任不至而公議尚有鬱也然此皆屢奉綸音節經論列言官增氣而大臣心安煩復之論臣若可但已也可已而不已不必言而必欲言之者何也蓋恐疑二之未定而采讒言之口間隙之可乘而貽瀾倒之禍也

他日內閣之事或有與權要相涉者必曰內閣所行未必
皆公道也觀前日楊廷和為史道輩所論事是也噫此說
一行則政本失而私黨啓敢有以此說進于 陛下之前
者是欲離 陛下之腹心奸邪害政之言所當亟黜者也
他日言官之言或有與貴倖相礙者必曰言官所論未必
皆公論也觀前日史道輩所論楊廷和事是也噫此端一
開則聰明蔽而巧佞行敢有以此言進于 陛下之側者
是欲塗 陛下之耳目便嬖醜正之論所當速遠者也臣
伏覩宋史唐介論文彥博織奇錦以媚貴妃結堯佐以固
私黨且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彥博愧謝不已一

曰張貴妃侍仁宗親見所為燈籠錦者妃曰彥博以
陛下眷妃故有此獻或以為彥博夫人遺妃彥博不知也
夫以彥博夫人所為而遂以罪博則介言失實矣然仁宗
終不以疑介而博迄以功名終臣伏惟　陛下弘此之謨
則疑二自消奸言不至腹心耳目之司各得其職矣二者
各得其職而天下不治萬務不舉美祥不應者臣未之前
聞也臣竊見　陛下慇勤訪納有虛懷聽受之心懇款備
極有至誠委託之意宵旰勤勞有勵精不怠之勇而臣猶
進言於　陛下者何也內閣大臣未嘗蒙　召對之寵而
言官章奏罕獲承中夜之視故也且夫古之任大臣者顧

間備至延見不時是以不惟疑議得決而抑且心志交孚
至我　祖宗列聖悉由茲道議機密則左右盡屏謀大政
則晷漏率忘令猷鴻軌載在方策燦然可述所以開業之
艱難致治之光美良有以也臣今伏見　陛下凡有大事
合與大臣商確者惟　宣諭之旨屢聞而召見之使罕覩
且政關慎密甚有家人所不可得聞同僚所不得與議者
如此等事而欲展轉納託臣恐宣泄又未免失身之虞因
循則浸成誤　國之禍抑亦情志隔絕恍惚不孚　陛下
雖屢降　溫旨示之以無疑命之以展布而終未免於扞
格也且今之士大夫偶有交際非極稔熟或寄聲於友朋

戚中歎於簡素建及相見尚密生疎必至握手交歡言咲惺惺然後足以成莫逆之好況以陛下體勢之尊威福之重懲移之間利害隨異大臣非得舉奉 面顏真見心素而欲其慨然不疑直以身任天下之重臣恐其必不敢也方今當 陛下清明之初左右謹戴盆之戒凡有宣諭舉當 聖心然中人之情狀難測設或積日累月巧蔓蠹滋之後因緣傳奉以遂其巳私假託大臣以文其奸計問之內閣則曰 陛下之意也質之 陛下則曰大臣之謀也天門九重堂上百里切恐大臣將有蓄疑於終身而無由一白於 陛下之左右者上下不交內外無攝為害又豈

有大於此哉夫以　陛下之明　臣固知必無是事但臣過
事而慮可也慮及而不言可乎　伏願　陛下自是以後凡
有大政大疑必面　召內閣大臣從容講論更可明示悃
誠不遺肝膈如此則啓沃有資奸欺不生情志無間而大
臣得其任矣至于天下章奏自軍民切已之事以上及於
左右所請之私大臣辭避之疏言官彈劾之文補拾之論
天下水火盜賊災祥之報日不知幾欲以　陛下一人之
耳目一人之精神而事加省覽事加體察勢不及也然無
關於權倖無關於大臣者各有司存皆能承奉　德意就
使容私十無一二惟關彈劾與補拾者則不免由曲徑以

開徼倖門而掩襲正之公論全廢私意橫行此大非所以昭 中興之治也臣伏願 陛下自是以後每日條天下之奏狀臣民切己之事行繳者若有所請之私有幾如此等項明著欵數一一附合例繳得每日常格批出 聖旨各付有司其諫官彈劾補拾之章必經 聖覽必由 聖斷必須 聖批然後頒降則徼幸者自絕請托不行何者人必非其用而後有所為彈劾也豈必求非其當而後有所謂補拾也執此二端則其餘臣奏雖不必一一省覽行之而當自不必勞 宸慮矣行之而不當則諫官將繼言之終何以逆 陛下之明覺哉况 陛下所親省覽者雖止一言

官之奏而天下微情曲隱罔弗綱絡無遺所謂執一實以御百虛身不勞而事畢舉之道也不然何以 陛下之聖明椎斷近者諸大刑罰奏疏並寢而迄無見反正耶良由萬機無窮耳目有限 陛下止覽其始而不見其終左右或舉其細而遺其大是以雖甚悖禮慢國之事而卒蒙嫗昫姑息之 恩良可惜也夫大臣未蒙 面對臣方以腹心之任不專也而論者以為大重言官罕承 俞旨臣方以耳目之司失職也而說者以為橫行嗚呼衣冠之士縉紳之流自相詆訐自相非議快一時之論而啟無窮之疑因一事之失而傷莫大之體有識之士孰不為時事仰屋

撫摩始之以竊嘆繼之以長太息繼之以哽咽流涕也哉

所賴　聖明在上養和平之治斥偏激之論專委任責成

之心絶乘便伺釁翕訿交鬬之奸謂臣之言為　陛下腹

心計也非為大臣作遊說也為　陛下耳目計也非為言

職立門戶也則天下幸甚　宗社幸甚

持公論破私黨以定國是疏

曹嘉

臣愚竊聞之大順之道大臣之法夫法者人君與天下共者也孰可以不法而偶貴之大臣大臣者近君秉政權以攝御庶官者也去君近則勢易逼秉權重則事易擅受御者衆則一一之附者易以篤三者之形成然後大臣之強不可制君威弱而國法斁治亂安危之機轉爲變矣此大順之道所以必言大臣之法也洪惟　太祖高皇帝創法制治度越百王酌古建官分列六部故敢言復設丞相者誅大小稱位內外絕跡故敢有上言大臣德政者誅政在朝廷權在　主上故敢有交結朋黨紊亂成法者各以其

罪誅大臣奉法各守其職司小臣盡忠或為之耳目互相
關紐迭為唇齒此我　聖祖立國命官之體防微杜奸之
深慮也故李善長胡惟庸非不皆勳舊大臣所嘗聯以姻
婭而托以心腹者也及惟庸以不法被誅而善長亦以黨
庇竟戮死夫豈少恩樂殘至是哉懲大臣之奸惡者法固
不得不盡也解縉以曉進書是階官不過七品所上封事
又率激烈詆忤萬非善長者之親之舊之深之久可比也
顧乃一切優容采用又加譴責是獎進直臣以散大臣之
黨廣開言路以收總攬之權又我　聖祖洞照奸忠防禦
群邪之遠籌也恭惟　皇上嗣守洪基圖惟遠承　祖武

太阿乾剛以詘大臣之強以杜壅蔽之漸以成大順之道
也但精勵之心雖切而輔導之重闕聞宵旰之計徒勤而
獻替之誠孰進進則招權納賄樹黨行私故其勢不得不
逼且擅其附之者不得不衆自售其受排御者不得不重
足而後立累息而後言矣是豈　祖宗不設丞相之法其
弊使然哉良以假師保之虛銜者陰據機密之權任崇擬
之大事者竊弄威福之柄積習惜便力不可回其弊自至
此耳正德十六年間以及　漸政之後其和奸臣惡誤
國歟　君以獲罪于天地　祖宗者自律千條豈愚不暇
深論今止觀僉事史道劾奏大學士楊廷和不法事狀遂

得　嚴旨切責下之禁獄及廷和具本自辯尚書彭澤符
奏附勢俱以蒙　溫旨慰留褒奬至律身處家之際無不
試載是為大臣者真能擅威權以移　主柄黨大臣者真
能取容悅以惑　聖聽矣且澤既謂廷和古社稷臣不過
固宜眷任終始矣既謂史道論救陸完王瓊許泰等為朋
黨奸惡納賄玩法乞要嚴加考究矣既謂科道官不懲大
體不徇公議聽舉奏黜退以示懲戒矣何再奏乃稱廷和
之可去可留史道之有罪無罪科道之會本交章一一簡
在　聖心非敢干預反覆變詐巧佞百端畢矣哉我
太祖高皇帝之不相值也如其值之則上言德政交結朋

黨符同奏啓變亂成法諸大罪安能逭鈇斧之誅乎夫罪至誅戮亦大矣澤獨敢為不顧者澤豈全愚哉知廷和為內閣之長其同官擬票擬之權調停處置暗有機關外廷不得盡知也是雖 陛下聖明亦且被蠱惑不能事事盡防也不然正德中 聖齒尚幼至如廷和律身處家之際及力沮護衛不附權奸不寫 威武大將軍勅書彩帳等事 龍潛藩邸千里隔越 陛下何由而知之且著之綸音重復申演必至數百言始已哉臣愚於是敢謂陛下之不知而私庇阿護者為之矣且史道之救陸完等也納賄與否臣餘不能逆覩 但在御史則范末蹇在都御

吏刑李承勛在南京六科給事中魯綸等或連章或單本至稱保其必求之太過惟二史道之言獨一史道之戇哉且法司天下之平也刑科者參駁之要也　内閣者票擬之地也而巧言諫免暗邀人心又不可赦之罪人所共知者也史道既犯此罪當時旨意何不詰責刑部覆題何不執奏該科出納何不參駁　内閣代言票擬何不從中發之如近日夷情手本進呈之類也大家好作饒人以免連累忽思奸及己私遂譆謏之以咎道道誠不足惜也祖宗之法度無乃乖　朝廷之聰明無乃壅蔽奸權朋黨之徒無乃猖狂大肆不復知所忌憚乎書曰小人怨女詈

女則皇上敬德故語及宗社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
相待罪受言之道宜爾也縱使史道言盡謬妄廷和尤當
引咎況辭多有指事或關人吏部何憑董恭以啓拿問之
端彰澤何敢傍侵以售迎合之計廷和又何必假泣號之
言感動　主上以蓋其權姦之二十欺罔之過哉嗟夫大奸
似忠大詐似信臣愚不意湧儲陸完王瓊等復接踵於
聖明之朝矣正德年間劉瑾錢寧江彬相繼用事凡以言
觸忤者輒捏寫　旨意令錦衣衛拏送鎮撫司打問以苦
之然後鍛鍊誣服吞聲以死彼時御史孟洋劾奏大學士
梁儲靳貴亦受此苦謫教桂林此權奸之所為非　聖世

之所宜有也廷和每事書丞儲等所壞何至今日反襲其
故智以蹈覆車之轍乎使白禮義不愆何恤乎人之言道
與廷和既各奏辯在官而編修葉桂章等又皆関涉事内
兩詞備具衆口難私 陛下何不先令數臣明白開奏有
無聞其說止之情曾否 依其原題之本各另上陳取聽
宸斷仍將道與廷和奏訴事情通送法司勘實其 奏道
果誣罔則罪在道廷和若不法則罪在廷和 太祖典刑
具在昭如日星 聖子神孫正宜恪守成憲安能庇奸以
損威移權以階亂乎如此則朋黨固結之根可以漸除大
臣倔強不可制之勢可以漸抑壅蔽之途開而大順之道

昭矣若猶縱其假 詔獄之威以箝制人口挾絲綸之便以遂其已私竊恐伏闕叩閽者駢集而請劍以斷佞臣之頭者至矣臣愚再觀今日之事權移群下政在多門稱頌功德者皆伊霍之尊希圖富貴者兩好隴蜀之望彼方陰排異己巧用私人翼張焰虐而其勢人不可攖也故寧犯 天子莫侮權臣何也資望深者恐棄其垂成之功蹤跡孤者妙施其規避之術人因於獄我衙於 朝人繼桎梏我服錦綉詩曰有靦面目視人罔極廷和獨何心者曾無毫髮之愧若痴狂者邪包容狂直所以激敢諫之忠優禮舊臣所以全堂廉之體伏望 陛下速允廷和休致以

曲保其身家仍將史道薄示懲戒以少舒其憤懣公法既行私情亦遂庶幾九卿六部近亰劉健謝遷韓文馬文昇劉大夏之風六科十三道遠追薛瑄王弦鍾同林聰葉盛之議而我　太祖不設丞相　太宗官卑易制之良法舊意始復矣仍望　陛下戒大臣各安職守代言票擬者毋招權以樹威承　旨覆奏者毋附權而趨利吏部陞遷叙用毋行指使之私科道糾劾論諫毋巧避熏灼之勢其餘部院諸司以及百執事俱毋觀望以求容奉承而結好上下協恭內外同德然後　朝廷之威福不移耳目之聰明不蔽大臣之專擅潛消臺諫之忠節顯著大順之道成而

天下之治可言矣犹望 陛下親覽此奏早賜施行俾臣
愚無受失言之禍以彰 聖明納諫行法之美則臣愚不
勝幸甚

明公論以消私黨疏　陳講

竊見近日山東僉事史道舉大學士楊廷和不法等情廷和奏辯方已而尚書彭澤繼有所言科道交章甫並而御史曹嘉復有所論彭澤之疏一出人曰此大臣之黨大臣也曹嘉之疏一出人曰此又小臣之黨小臣也道路喧騰聽者駭愕夫公論不明於天下而後朋黨之說起此國步之屢阽縉紳之禍階戕元氣而傷太和莫此為甚也豈聖世之所宜有而祈　宗社之福哉臣不暇遠論近考有宋天禧之黨以小人攻君子也慶曆之黨以君子攻小人也元祐之黨則以君子而攻君子矣夫號為君子而亦

至相攻是以不旋踵而有紹聖之禍覆轍既昭後車不戒此何為也宋人有言曰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又曰小人欲空人之國者必進朋黨之說噫其亦可畏也已況自　陛下踐祚以來納諫求賢勵精圖治然旋乾轉坤功業雖顯於無前制治保邦根本猶疑於未固權姦積矣檻虎潛復噬之威冗員太矣死灰萌復燃之焰去歲江南大水而天道變於上京師地震而地道變於下盜賊橫亘於中原夷狄憑陵乎邊境此其何時哉大小臣工正當蹇躬盡瘁協志同心以承　陛下之德以建太平之基可也而可相忌相疑切齒稔怨倒戈自攻以快

一己之私哉臣聞君子之處小人必有其術而其應之也常恐其疎彼方旁觀竊伺日夜以乘吾之隙吾大小相安彼此戮力脩其本以勝之猶懼其有一朝之患也而顧胥讒胥怨自貽其隙是彼歡呼踴躍之氣而啓覬覦觀望之心此何爲哉譬諸泛舟風濤而舟子相仇舟中之人弗之利而舟外之人所必喜然不知舟既不測招招舟子豈能免乎私忿可快而天下之公論可畏也臣下不足惜而祖宗之　社稷可痛也臣又聞內閣者重地也　成祖文皇帝設以是安定秩五品　仁宗以後隆以師保其任尤重蓋　國初章疏日簡總覽在　朝廷其勢不得不輕後

世機務日繁而擬票付臣下其勢不能不重勢有可輕而
不必於重是以儒生堪視草之司勢有可重而或失之輕
是以通璫恣專權之禍曉事者斷知其位不可一日而少
虛權不可一日而少假也自曹嘉舉劾之後內閣大臣
乞休家居或稱疾不出閉閣一日擬票由中積漸滋堅求
之萌大阿授倒持之柄是徒知人言可避而不知大柄之
不可移徒知他日責有所歸而不知今日漸不可長也慮
變謹微奉公體國者固如是哉矣 朝廷者衆正之本原
是非之衡鑑伏望 陛下清心觀理虛己察言明治亂之
歸審邪正之辯大奮 乾斷主張公議 勅下大小臣工

陛下任使矣至於觀時察变以權輕重議功於疑以昭
國是以爲 朝廷惜大體爲遠慮防遠患固 聖明所獨
斷非法吏所得招狀外越擬者也夫今大同終事之期諸
鎮觀望之秋 陛下更始善後之一機也臣等若復畏避
黨言而不言則臣等不忠於 陛下甚矣臣等固非為兵
事談也蓋成事而說孔子不與今事已既往業已告成言
之徒增 聖慮傷 國體耳又臣等之所不敢也所望
陛下防遠慮存 國體以圖善後策耳然非謂愚言之必
可行也惟 陛下赦其萬死幸矣竊惟折姦莫先于聲罪
誅賊莫大於正名名不正罪不彰則多殺之不足威厚宥

之不足勸夫謀殺謀叛之不辯則大義乖而 國是隨之
臣等議按律謀殺謀叛輕重較然矣所謂謀殺者或三
二人陰計詭言掩衆所不及而致人於死乎即解散者也
必非謂聚衆至數十人操弓挾矢明刃呼噪自夜達旦以
與主將格鬪者也必非謂劫殺良善焚毀公廨逼竄撫臣
出奔 親王久而不解者也特此非 國家所習有固未
易言耳臣等請言其悉假令二三人謀人於途潛殺之而
奪其資又數十人者明火揚刃強劫人殺人不知將坐以
謀殺人者律乎抑坐以強盜律乎事固當有辨矣況大同
之卒累倡叛亂再殺大臣拒城逆命非一朝一夕之故稔

惡積慮無君父久矣其於悍士怒卒一時偶聚為亂者萬
萬不可同日語也况律謀殺止言指揮千百戶而不及大
臣總兵者豈其遺哉其微意蓋可識矣蓋大臣者　天子
之所改容而禮者也總兵者　朝廷之所推轂而遣者也
賈誼所謂是皆於　主上為近者也廉堂之分誠不遡於
此矣此而可殺是不有　朝廷也如是而罪之同叛逆豈
不與明乎哉是故制律定罪不得與指揮千百戶同議將
重鎮撫以防漸也夫　國家於鎮撫重其權任尊其位號
降其禮殺而士卒猶得執而殺之令既不能正法聲罪以
為鎮撫重乃徒與殺者之罪以與殺指揮千百戶同議自

今以往鎮撫減體下同末扁士卒視之無大尊顯鎮撫少不如意欲殺即殺其殺之常復輕於前矣雖鎮撫亦將自視卑也日惴惴焉死生首領之慮又何暇為 國家嚴法振武以飭邊防也哉此其為謀誠非細故也傳曰水溺而人狎之故多死焉火烈而人憚之故少死焉玆固先王嚴法重令使民易避難犯之意也先王豈樂為是重法哉且聖人立法創例皆因時救敝止天下之亂者也今士卒殺鎮撫亦皆見殺矣使律文果輕 陛下猶當乘時立例以重其典以立天下之防今律有重條而故降示以輕則是奪去將尊而導民易犯也非所以明威別等正名杜漸之

議必處者以為不如此則無以為肆赦大同辭耳臣等以
為此不必然也夫殲渠魁釋脅從寔 陛下神武之意不
殺之仁與古之聖人寧失不經同一好生之心也即是以
昭示天下傳播來世豈不光明俊偉之甚又何必文借輕
典以惠姦慝曲援律義以貽後艱姑以成此辭哉徒使
陛下赦之不為罪啟奸雄易犯之路開鎮撫不自誅之端
貽邊境無窮已之禍臣等誠竊惜之臣等非為律例爭也
此義既明則 國是王法符此焉定後禍隱憂肯此焉寢
蓋東隅不可追將桑榆之救也臣愚等願 陛下勅下
兵部及法司諸臣從長查議申明律例榜示各鎮使知大

同不盡之誅寔蒙 陛下不殺之仁嗣是敢有聚衆刼殺撫鎮官者俱以謀叛已行論重則稱兵聲討輕則據法追論又使天下人知 陛下義理之怒無復優假終宥之華庶幾有所嚴憚而不敢犯矣此固明法救時反重折萌之道也惟 聖明裁鑒又看得黃綰忝稱侍郎劉源清贓賄交通貪功憤事春秋必誅 國典難貸夫源清受 陛下命為總制大臣與有征戎之責不能相觀機宜以奇進止老師費卒罔克成功使醜虜深入幾於危辱奉職無效罪當萬死然聞八議之典功賢必議先王所以示厚廣仁也往者宸濠謀逆源清為進賢令守孤城獨以忠義激感士

民曾大書誓死報國及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句倡衆為死守復積薪闔其私第約賊至則闔室自焚僧死以報國有家人請棄城逃走者源清即捶死以徇宸濠遣偽將將兵百餘人道進賢招源清源清大罵曰吾豈從若反耶立斬賫偽諭者宸濠卒亦不敢加兵進賢隣邑聞風始皆有固守志今兵部尚書唐龍往以御史按江西首上源清功狀詔其首挫宸濠之鋒而奪其氣使賊不敢東窺湖東諸郡屹然為閩浙防蔽者源清之功也夫死生滅亡之際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源清視古人特差未死耳使源清而死 陛下萬一聞其事將不加而壯之乎

昨者九卿科道諸臣交劾論薦無非上源清者皆有試於此也由是觀之源清固賢且有功矣即其事少不當尚當蒙八議之貸況今之罪猶或有可矜疑者臣等又按律所謂激變蓋言救民之官失於撫字激良民為變者也源清未用兵之前士卒亦既殺總兵驅撫臣誅良善逼 親王出奔為變矣固不得以良民論也源清本奉 陛下命將天威致王罰不得謂非法行事又明矣特其畧失機宜措置乖方激令其大耳此則源清之罪也 陛下即以是重誅之匪惟天下服 陛下之公明且知奉職不效者其責如此不懲警而効舉職者非人情也又何辭之有若治罪

行旅紀律申令此皆主將之責源清當與郤永乖戾不和又
排倖倖均不相令制妄殺之罪視永亦當必從末減若夫
貪功任事之變則心術隱微之際所未易以形迹觀者夫
縣令小吏也族滅大禍也源清為小吏能不愛族滅之禍
以報 先帝今當 聖明之朝為 國家大臣受尊閫之
委顧棄其平生以負 聖主臣等誠竊疑之夫今中外文
武臣工以才能明辨議論文采出源清之上者信不少若
委身徇 國忘家報主如進賢者非源清誠不可多與也
近南科諸臣連章會疏所以訟源清者大抵與臣等合非
臣等實天下公言也迺今欲與郤永同殺匪惟其心或不

死恐嗣後人臣不究顛末不自循省將懷疑畏不敢為天下出力任事矣即叛逆之徒亦必伏心洩忿借口為資矣天下後世且將謂　國家以大同之故殺一非死者忠義大臣豈曰小失云矣哉夫源清罪誠可誅當不在叛逆者之上馬昇楊林親為叛逆矣猶得以後功請從全議陞拜源清獨不可以舊忠貸一死乎竊恐天下後世有辭矣伏望陛下念其前忠矜其舊績憫憐其矜疑之迹　特賜貸其死若其奉職不效之罪則請重加明罰以為人臣憤事之戒夫録往忠以贖新愆不失為義不以疑罪殺大臣不失為仁憤事不舉職則必罪無宥不失為斷如是其誰不勉

思忠義死効馳驅以報　陛下以避　明興哉輕一人之
罪以仰天下忠義之義固　聖帝明王所以敦獎臣節著
也惟　聖明裁矜又省得諸紳咨稱湖傚孫乜中丞應叙
用大湖傚職任巡撫寄切安危鎮城中外將士吏民依感
亭勁傚賊詭委那自今觀之亂階不杜何以示威畏斬下
援何以示智踰垣而遁何以示體　勦將俱已何以示守
降志辱身伏隸叛卒何以示節觀其貪全何以示忠冒功
祈叙何以示恥惶恐宜疏兵賊請食何以示法夫　陛下
以禮法廉恥待臣而傚藉以自潰塞　陛下此而不罪之
求之臣以苟辱為上計以觀望為良圖卷亂畜燄以成之

國難且使大義日乖臣節日斁誠非所以風示來世而教不忠也 陛下天地為量俶等倘蒙 容覆得竄流為幸已極猶將靦顏垢面玷簪 朝紳叨冒循例之例哉臣愚願陛下勅該部查照 先命仍罷俶等庶少存廉恥以激懦頑若楚書夏彥宗等之功賞則臣等前疏已具矣 國家全盛之時大同一鎮之叛不能明法正罪使 朝廷誅賊討亂之義伸於邊圉顧二三小臣得以口舌乘時為功陛下不勝其好生之仁俯聽其言然天下猶未能測 淵衷之淫也若遂以為奇勳顯績僭賞驟拜張皇誇詡天下後世將謂 朝廷為何大賞不世之功匪惟人不忍勸且

國體也然進隨之以臣愚論之除衆身陷賊中本無　疆土之責楚書奉使宸濠非有軍旅之事乃肯戕賊以誅因緣成事且其膽能入闖口足說賊　陛下錄此而稍加賞異之亦可以為人臣出疆奔走者難而回敢於趨事者之勸矣若曰大同之功非此二臣者奇可為莫可就也竊恐天下有以窺　朝廷矣將謂　朝廷過視大同為勍強不可制故招降餌伏者遂侈為詐勳賜上賞甚非所以　示威崇体尊　朝廷也故臣等為楚賁屢崇不宜厚賞者非為國家吝惜誠愛体也無已則必於歲月二臣資敘當選吏部別擇選秩加常敘一二等循此陞足示優異則体全

勞敘而存不廢若夫樊繼祖楊誠於城下張瓚受命于軍中亦復貪天因人冒昧掠美又非臣等之所知也夫如是則賞罰舉協而大義明規模宏遠而　國體尊姦軌潛折而邊圉戢近可以示天下遠可以昭來世矣惟臣等前議與撫事大臣微有異同然非臣等欲與綰異也亦非綰之見不及此也蓋法臣之体貴於明　朝廷之法貴於弘遠固各有攸當也臣等言官所著　朝廷之體其所國家善後之策邊鎮久安之圖追懲覆車議在今日必容愚幷陳對非恐遂廣延博議然後　聖擇有基也臣等若內避異同之嫌外懼群小之非緘默不語仰負無收則不

忠之罪死且無贖文臣之所大畏也且天下之事非一家
私議要於是而已臣等言而是則適足為紹助亦大臣聚
衆思廣忠益之道異也適所以為同如其非是是亂 國
紀則 聖明在上衆論在 廷是非公私無所逃飾臣等
藁席 闕下以候 明誅再惟臣等俱遠方賤愚歷歷郡
縣誤蒙 拔擢待罪言官數進疎狂過承 溫旨感激知
遇萬死思酬願忘慮庸懦故事每過憂誓死稱塞故言多
忤衆觸犯時忌固知所死亦惟仰恃 聖明耳伏乞
矜其愚而察其無他臣不勝恐懼願望之至

採輿議以定大計弭遠患疏 曾鈇

近該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相等題稱南京外守備事權大重積威所劫愚民死心承順武臣恣肆侵楚平民被殺無敢訟冤又稱留都遠隔江淮附臣權重人畏可謂寒心乞要查照永樂正統年間例更用等因荷蒙 采納下公卿羣臣集議隨該兵部尚書王 憲會同武定侯郭勛吏部尚書汪鋐等議得守備權任委實太重久任不易原非定規守備魏國公徐鵬舉合行令其自陳嗣後公侯伯賢者一體推代則事權不偏重地方幸安平矣 廷議既上衆且喜且懼以此為 國家數十年所當議者先是臣工寡所

深慮今　聖哲英斷固相濟相成之幾也然又以鵬舉世緣勳蔭皆富無倫中外寵姿多所交識公侯勳戚半屬婚姻勢盛基固恐未易動摇既出奉　俞旨衆廼加額嘆曰真大哉　聖人也圖永燭微萬國無疆裕固　宗社生民無疆之休也及鵬舉自陳兵部覆議題奉　聖旨徐鵬舉不准辭還着照舊管事欽此群下廼相驚愕竊惟諸臣忠謀非一人私議　陛下業已久知廼今忽異　前旨　聖謨淵深固非臣等所能測識然是議也臣忖叨陪末議竊見諸臣憂深慮遠之意似有未盡徹于　聰聽者敢縷陳其議惟　陛下赦其萬死而垂　聽焉竊聞謀從衆之訂於

火未及燃之時則主人徒駭而不見聽論危亂之禍於清明全盛之朝則明主固疑而不蒙察何也變固未形而事未易逆覩也然而忠臣哲士往往先事而陳憂未亂而撥亂者誠知夫遏微之力易而圖著之功難也漢文之際諸侯王寖貴以驕可謂治安矣賈生逆覩其強大難制請分其地而損抑其權至於痛哭流涕文帝迂生之言而不能用卒之七國並起幾危漢室迺知逆計先見雖聖哲有遺明而鑿往知來則迂士有時曲中也惟 聖明御極群工効忠徐鵬舉以庸才叨竊寵微力重負將免過靡遑而安敢有他志 廷議所云固非慮鵬舉之有他亦非謂徐

氏不當與兵慮徐氏不當世世典兵耳昔周成王大封諸侯分土建國至厚也命之曰共夾衛王室萬葉子孫無相為不利至明也其所命功臣又皆太公周召之徒至忠也卒之諸侯強大竟以弱周此豈成王命建之初志亦豈呂召所望於後人者哉然成王不能得於呂召之子孫而今欲厚望於徐氏之後亦甚難矣惟留都古江左建康金陵也長江天險昔人所勝三國與五代世爭都焉故往昔豪傑圖形勝以得志於天下則必以金陵為首又況我　皇祖開基創業根本之地哉此豈可以他姓世典之乎古者畿內之地天子自治之下置卿大夫佐焉畿外之地則以分封諸

侯留都雖遠在東南非 今日所都 宗廟社稷宮闕百
官固具也是即王畿地矣延今徐氏得世世典之 陛下
雖非錫之土徐氏固隱若有臣黎民矣且奉 命守土固
得假 陛下之威福而誅賞之也彼民愚無知從其威福
之柄徐氏世世操之而其父祖子孫又世為徐氏隸是故虐
使之則畏附而不敢有辭恤之則感恩懷德畢給而不
解夫世兵之臣為衆所畏附與大得衆心者皆古人所忌
是故其仁其縣皆非 國家之利也 陛下世有天下徐
氏世與國終兩都相望徐氏與 陛下相世甚非所以明
無遂僭尊君卑臣之道也且 國家分建之制世祿而不

世其土世爵而不世其權是故　親王得世食其地不得職民而典兵功臣得典兵職民然更推迭用或朝拜而久尊之不得歷世長任久而不易也是故臣無遊節而君無判刑今徐氏世爵世祿與　親王及諸功臣同而世典兵職民獨與　親王及諸功臣異則徐氏固尊於　親王而重於諸功臣矣京師　陛下所垂衣而親御之者也國營兵柄諸功臣猶數易歲遷無得世任者留都遠在數千里外遞使一姓世典之縱不有後憂亦非所以一制而同軌也周之東郊猶今之南畿也東郊固周公君陳畢公相繼保釐未聞世任周旦之子孫而不易也且　國家初制

原非世任者稽之古典參之今制考之往昔安危治亂之
故則徐氏不當世任畿内益明矣且今議代徐氏任者非
他人即 陛下勳臣其威望贊勷固與徐氏等而衆推公
舉循可得才望賢臣為之孰與世任徐氏則雖有幼愚不
肖之嗣 陛下不得而廢之矣此春秋所以重譏世卿而
深惡宋之世大夫也故臣以為世任徐氏有害而無利易
徐氏有利而無害 陛下何疑而不亟易此惟 國家禮
樂制度大政懿典有非先王之制非 祖宗之舊者
陛下悉釐正而復之 聖德英武固千載一遇不世之
主也惟徐氏世任之制其先王之典非 祖宗之舊有莫

大之慮失尊上之體虧全安之福乖同軌之制今所當釐正者莫先焉此諸臣之所以乘時奮議深望於 陛下者也夫群臣未以此言進則上下猶相安今此言聞矣 陛下縱推誠徐氏不免於疑畏積疑懷畏之臣豈復可以典司兵事耶伏望 聖明鑒往代之失策循先王之懿矩察後世之過計復 祖宗之初制採群臣之公議杜將來之隱憂 特准徐鵬舉所辭解其兵柄仍 勅兵部別推才威忠兼公侯大臣數員疏名上 請 陛下簡命而將更任之則一舉而衆善備且後此復遠於憂患 宗社生民之計無大於此矣惟徐氏屢效勤視京師任事諸臣

不啻十倍南都士大夫雖心知之然無敢私議者況敢為
陛下公言乎夫為徐氏而忍負　陛下非忠也故敢冒萬
死進愚說為伏惟　聖明矜其狂而寬其死臣無任恐懼
顒望之至

敦國體共濟時艱疏　周怡

臣惟人臣事君無分崇卑無分內外皆以盡心體　國為忠協力濟事為和舍己從人為盛以崇讓存賢為公自古及今未有不由此而臻治理者也九卿輔大臣爭於朝撫總大臣爭於邊而求脩內治禦外侮萬萬無是理也近知內閣大學士嚴嵩與吏部尚書許讚不和互相詆訐及查兵部先因大同總兵周尚文奏討錢糧馬匹題覆疏內知巡撫總兵不相協和近據督理糧餉右侍郎趙廷瑞之疏又知總兵張鳳周尚文與總制侍郎翟鵬及督餉侍郎趙廷瑞俱各不和人持己見各自為心此大不祥之事

誤國大禍目前立見臣請先論其理而後及其事易曰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傳曰陰陽
和而雨澤降其論兵則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和之時義大矣天地陰陽不能無是也近驗之一身尤見親
切今夫心志寧靜則目之所視耳亦聽焉足之所至手亦
從焉各從心所欲而効其職能然或目視而耳不聽則見
聞不相為用手持而足不行則物位阻而事廢其於心志
所欲曷克由濟人君猶心志也內外群臣猶耳目手足也
人君苟知尊奉心志寧肯耳目自相違手足自相賊也故曰
同寅協恭和衷哉風教之大禮讓為先禮讓之行朝廷

大臣為首　朝廷者萬方之所宗仰大臣者群臣之所楷
模觀而效焉必其甚者　朝廷有進言之隙則讒譖之釁
長於人大臣有動色之爭則攻鬪之禍流於下由今遡昔
未之或易也　皇上臨御以來二十三年於茲矣由初年
求治之銳以及今日憂民之切宜乎天地位而萬物育太
平有象而四夷來王也今　陛下日事禱祀而四方之水
旱災傷未能消也歲開納銀之例而府庫未能充也歲須
蠲租之令而百姓未能蘇也時下選將練士之命而邊境
未能寧也此其故何也良由　陛下勞心焦慮于上而下
未有肯將命之臣也今何時也以內則財貨匱甚而百役

緊與以外則夷狄驕甚而九邊虛耗為輔臣者宜如丙魏
同心輔政房杜謀斷相資夙夜匪懈畏　天命而悲人窮
凡可以利　國家惠小民安邊徼者無不精思詳畫上以
啓　君心下以勵群工可也夫何大學士翟鑾嚴嵩濫藉
寵靈祟已狗私播弄　威福市恩脩怨聞二輔臣在　內
閣有違言失色入見　陛下各有私陳背詆是二臣已不
和矣何望其同寅協恭和衷以事　上而風下也輔臣以
至九卿百執事位有崇卑均之為耳目手足聽命心志以
共成一身者也宜相濟而不可以相賊也輔臣貞知人之
賢不肖宜明告吏部進之退之則人心攸服不宜挾勢狗

私以不可服人者屬之進退吏部宜有貞心直節如貞女烈士使人望之知畏雖權貴不敢以非義相干不宜依阿奉承一啓順端而後不可逆也今嚴嵩威靈氣焰凌逼百司招權攬威使凡有陳乞疑畏罔不奔走其門先得其意而後敢聞于　陛下中外之臣不知　陛下而惟知畏嵩也程鑾則依阿委靡不能張主而氣勢之弱猶不足以驅人之趨附名位之先亦不足以爲嵩之妨碍尚書許讚而世三居吏部亦可謂世臣矣雖曰小心謹畏而直氣正色不能預銷權位要求之心弱亦甚矣凡此皆　陛下所洞照知臣言之非誣也詩曰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

天子穆穆此盛世氣象也今卿輔大臣陰擠陽排互相詆訐以 陛下為何如主當此之時不思培植元氣愛惜人材共圖折衝禦侮之計而務修私怨果何心哉臣恐大臣不和則憸邪細人乘間抵隙互相黨比媒孽啓釁非 國之福可懼之甚也往時論劾輔臣御史如謝瑜童漢臣相繼假公事而罷謫之去矣其如敏生喻時等亦已露于聲色直言敢諫之臣於權貴雖未利於 朝廷則大有利也今皆假以公事參有 明命罷之謫之臣恐自是無言者矣 陛下之臣雖有如檮杌驩兜誰復言之非 國之福可懼之甚也既經入秋宣大已報聲息而文武總制大臣

各立門戶各持己見平時既瀰縫不相和協則必誤
是以欲遵傷之策臨敵制兵揆伏對壘將見甲可乙否彼是
此非正臣所謂目視而耳不聽手持而足不行其不誤事
敗謀臣不敢信也初設總制總督大臣欲其權力是以制
三軍之命如臂指氣使可無不如意也今乃以相抗各自
為大而恥相下各自為是而恥相用是假之權位以相角
而非為衛　國家謀也大敵在前而文武攜貳非　國
之福可懼之甚也臣又見總督兩廣兵部尚書兼右都御
史蔡經舉劾方面守令周鑑內舉右布按二司而劾一都指
揮僉事又以去任踰年踰月一知府劾以緊要[illegible]劾武

苟且推閔殊負　朝廷簡命重臣撫綏遐方之心殊失鼓舞文武經畧地方之術今當致力中原宣威沙漠之日於忠勇將官宜折節優禮下之結其死心庶可得死力也使韓淮陰與蕭相國國士之知終於遁去岳武穆不有內制其務凡求殄寇當無難也今誠有韓岳之將寧肯低眉俛首受制于文墨刀筆之吏耶務須推赤心置人腹中明大義激其烈志有所異同明白曉諭不宜輙為裁抑以挫辱之為將臣者亦宜乘時立功奮勇先登以作三軍之倡不宜妄自尊大自取侮辱若是而人和所結堅利踰金湯又何患黠虜不成擒耶臣又聞近日邊事內外掣肘文武

詐臣誠甚於被論而退信如是則上負　朝廷推轂之心下鮮三軍死綏之志庸懦不忠召虜人輕視之侮為　國大辱誤事非小也臣愚無知伏乞　陛下大明離照赫施乾斷無惑近論無忽遠圖戒輔臣毋務修怨以竊　威福戒吏部毋務依阿以輕黜陟戒撫臣毋辱將官以離士志戒將官毋懷小忿以誤大事此皆目前緊要不可一日緩者也更望　陛下優容言官博采羣策虛心聽納先務和德於　上剴大臣自爾公忠為　國虛己忘讐各務和讓于下群臣肅雍百姓泰和人和薰蒸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區區外侮有不足攘矣此皆係於　陛下建中和之極以

先之臣微小無知竊見時事大傷 國體私切憤欝恨力不能排 闥以號訴於 宸前誠得 天聽而見之施行則亦可以報 陛下祿養洪恩萬分之一即日賜死所甘心也他日曖昧制于輔臣之手如謝瑜童漢臣輩 陛下能知之乎臣愚無任戰慄隕越之至惟 聖明覆照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正人心定國是以保和平治體疏　汪文輝

臣本書生叨附甲榜撫政數月旋以親疾乞歸繼丁憂變任職歲餘復遇選改正當吏部都察院會考之日以定國是一人心命題為疏彼時舉其端未竟其説大臣不以臣為妄獲就御史之列臣自拜　命二月於茲矣州林官而夕奏疏臣職也登對必先自盟臣心也顧臣欲以言報效區區芹曝之衷憤激於草莽者非一日矣況大計已畢正內外大小臣工維新之日乎臣將請　陛下求嘉言新聖德以隆至治謹先舉立言大義前日條陳之未盡者而詳言之惟　聖明裁擇焉一曰正人心戒覬望何謂覬

望蓋言官司封駁職糾劾固將正　君心正　朝廷正百官正萬民者焉有己之不正而可以正人者哉臣伏追思　先帝晚年委任大臣皆夙德重望協恭同寅可謂與賢和於　朝矣始以一二言官見　廟堂議論稍殊猜疑一生嫌隙遂起間有覬望之徒潛察詆昂窺其所向而攻其所忌且勢無常盛情亦隨之或服或叛態變[illegible]紛朝乍賢乍佞評更於月旦顛倒是非惑亂　聖德以致老成耆舊進退不一而　國家大體傷損多矣其中又有鄉里故舊意氣激成者要亦非大公之心也臣每見正人君子論事理辯人物止覈塞弊義正辭嚴時有指斥聞者慨歷非中

無所為而大義足以服其心乎四載之間已往之失既在於此將來之事可為永鑒使今日不知謹諸發慮之微而踵其前弊因此日流日甚臣恐後之非今猶今之非昔況傾險成風消長迭勝邪正混淆忠詐莫辯人才之進退天下之治亂關焉大臣欲為　宗社大計者不深有可慮哉昔宋元祐之事其始也以君子攻君子卒使小人投間排衆正而陷於亂此亦覆轍所當鑒也故戒在觀望非言官第一義乎二義曰謹條陳戒紛更何謂紛更古人謂天下有治人無治法我　祖宗立法至為精密而卒有不行者非法之弊也不得執法之人耳臣每見條陳或因噎廢食

欲改舊為新且廢其非任則察之不精言非所職則語之不詳部臣恐重拂其情遷就題覆不知一法立一弊生及行之不通又思復舊非惟民無畫一之守即該部題覆亦不足矣如臣舊職驗試所與巡視其事者惟執繩引墨鎖之弊而內外竟自安服固不必作聰明以亂之也查前此紛更之事見有以庫夫作弊改發以行戶矣巡視有科又參以工科矣至於本色折色更新復舊前後奏　請尤為不一彼皆通達　國體者豈不謂簡便而可循哉而其弊更深於前甚矣言之易而行之難也故臣舊有堂呈大要謂不可輕於變　祖宗重於違言官盤錯之地掣肘之

際在擇其任事之人而已即此一節其餘碎瑣迂濶之議皆可例推此臣謂紛更所當戒也三曰謹糾劾戒苛刻何謂苛刻臣謂論大事者論大體論大臣者論大節如果心術傾險妬賢嫉能行檢貪污招權納賄真有實跡衆所見知正言以斥之可也若夫行本端良而才或疎淺心本質直而氣或粗暴一跡其瑕彼將自恥求退不遑不必別為指摘古之大臣有坐罷輭退者不曰罷輭而曰下官不職有坐貪汙退者不曰貪汙而曰簠簋不飾無非所以養廉恥存 國體也今則撿其已往揣其未形陰私之影響言語之疑似連篇累牘見之奏章以致彼此相訐前後相攻

如市井喧鬨為衆嗤笑人已之間豈不兩有所失哉至於方面重臣如果貪墨奸險貽害地方亟宜斥逐苟人品未壞政體未乖則纖小疵瑕人皆有之而棄短取長不徒為人才惜亦以為地方惜也蓋去之者以庸常繼之者不皆卓異也况今日以人言而去明日以人言而用送往迎來有司之趨走百姓之奔疲已為不堪矣故夫掇其小疵指為大惡又巧為形容極其醜詆務使當者不堪決於引去以此求人天下能得幾全才以周　國家之用哉此臣謂苛刻所當戒也四曰平意氣戒護短何謂護短如　人君有忿言官繩之大臣有過言官正之至於言官之短所以

綱之正之者又何人也惟其無人是以天下有是非萬世有褒貶其短愈不容掩欲自護不可也臣每見言官陳一事論一人是非未當該部不與題覆氣便不平即同列明知其非亦莫與爭甚者為之辭曰此衙門體面不可失也夫臣子尚有不肯一字認錯何以感格　君父冀收　成命於萬一哉臣望自今凡大體至計言官以公天下之心言之至於題覆各部須斟酌得當是則曰是非則曰非大臣以應天下之心從之不必狥以套語久之事理既明人情自定彼或懷憤於一時寧不愧服於他日哉此臣謂護短所當戒也前此四事專責言官也然其要總在大臣鑒

前之失勿用將來希旨之人盖妄希風旨之人進則忠貞直諒之士遠忠貞直諒之士遠則道古今譽盛德者曰至於前大臣任己之光明正大獨斷於天下行事或有過差之處孰從而聞之易曰夬履貞厲言賢者每傷於所恃也況所謂妄希風旨者必乖巧人也焉有乖巧之人果可終信而不吾叛乎又焉知不黨同伐異陰設機械以中傷善類乎前日　國體既傷大臣自累者正以過信其言辯之爲不早耳若夫忠貞直諒之士雖識見有淺深其議論成敗未必盡合意旨而精白之心終可寄托剴切之諫終可深思況宰相之職不當以救時自足當以格心爲本格心

之要祇在去纖邪佞使賢者得行所志而已此臣所以先責言官而并責之大臣也至論處　國事如家事進諫者當別其緩急宜以外臣視內臣參奏者當辨其玉石之異此蓋不專為言官發今日大臣敢於激瀆　天聽者嚴於自治先清其進言之本耳臣竊覩今日　聖朝氣象　陛下以寬仁神聖主治於上輔臣以公平明正輔治於下中外人心爭自洗滌銓曹清矣各部大小臣工清矣撫按舉劾多當郡縣貪汙者亦無容矣至於言路諸臣皆歷艱中外清節誠百鍊矣臣之淺憂過計者謂精明之治既少見效渾厚之意不可不知細故可略也振刷太嚴及為多事之

攖中材可惜也搜尋太過漸成刻薄之風雖釁隙可平也攻訐太深必起胥戕之禍和平之治體日乖　國家之元氣不免於剝喪矣故臣今首陳幾事大要亦欲當　陛下者本之以忠誠發之以委曲處事者持之以剛斷而行之以平安論人者主之以正直而濟之以寬恕使大小臣工相推相讓同寅協恭以成和衷之治豈非　國家之福哉但臣質本粗疎詞或激厲自以為是矣未知果中時弊合於天下人之公是否仰冀　聖明敕臣疏妄俯加　裁決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勑下吏部於進退言官之際更加詳慎毋輕採毀譽中彼愛憎明探詭跡者其心術務遂邪留

正以仰答 聖明責成之意更請 申飭中外俾洗懲既往爲戒將來對案焚香靜夜草奏此心此際孰監孰臨如發於覩望則當制之以義如發於意氣則當平之以理去偏詖而爲正直去紛更而爲安靜去苛刻而爲寬恕去曲護而爲沖虛則己正而人無不正 國是自定和氣自集消朋比之私回淳厚之俗大臣欲爲奠安 宗社之至計者亦可少紓矣臣瑣瑣干瀆不勝悚懼之至

用人類

辨忠邪以存國體疏　趙漢

臣切見近日言官以言獲罪奪俸調遣詰責甚急人不自安臣言官也非為言官惜也惜　國之大體也惜　朝廷日漸多事而非治安之理也敢為　陛下陳之自古忠與邪孰益於國不待智者必曰忠於國者國之益也以今日言之若何為忠必上為　陛下保盛德下為海內憂民窮為紀綱理其緒為法度嚴其守近裁權寵遠慮不虞孰是數者惓惓祈望而不但已焉是雖未敢曰忠亦學為忠臣之萬分者也惟天忠與邪情相反而勢相勝邪之所欲忠

之所惜邪者利之忠者病之綱目熟中心易憤而言易激激則犯忌諱侵近幸而奸邪顧側目以圖之矣於是責之以輕率妄言俸可奪也坐之以不諳事體官可遣也 旨由中擬力能轉展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夫以內臣之私忿而滅天下之公言戕天下之士類以遂內臣之怨報 陛下以此輩為有益乎有害乎臣竊仰 陛下純粹之質保有其性誠清明之氣不類於物誘忠邪之辨當如明鏡之照妍媸無微不見柰此左右忍為欺蔽何哉臣言及此亦知左右之臣能不巧為文飾之說以避怨報之嫌必謂陛下明睿所臨誰容欺蔽必謂臣言亦妄也臣謂 陛下

誑以其欺蔽豈徒容之惟夫不得而知之其爲欺蔽也
深矣臣請 睿覽試詳析一日言官章疏果爲其家乎爲其
身乎如其不爲身家當爲 陛下矣而被言近倖每有陳
奏必以快言官爲辭則是以言官以忠 陛下爲心而近倖
者若以言官爲讎也讎私忌而不顧 朝廷愛道舉之名
其爲心也果忠乎邪乎臣固惜此忠邪之不明也忠邪不
明 國之大體見矣治忽之幾判於此矣且 陛下登極
之詔凡 先朝以忠直諫諍及言事忤旨死者葬祭廕
敘降調者編氓謫戍者起復原職或酌量陞用而當時
中傷言官多出近倖則又顯戮遠竄曾不少貸此 新政

之美首開言路決藩壯輕為世道計切矣纔二三年者間故轍仍循顛危罔戒謂之何哉語云君聖臣直孔子曰天下有道危言危行今之言者過直與危所恃　聖明在上際天下有道之日云爾顧如中外以言為諱相率而為阿徇為卑遜以避反中之禍甚以　聖明為何如以世道為何如豈不岌岌乎其殆哉臣謂所當深惜者正謂此也而不當自為言官惜也何也以言為責事有當諍諍而有感於　陛下有裨於治理雖殞軀碎首亦臣子之分也而況此官此倖乎使無益於事而徒有以重　朝廷拒諫之愆臣知蒙罪數臣之心方以不能積誠動　天而咎而遺奪非

其所惜也此臣所以重傷其類而無所惜焉者也然惟犬馬之誠不能自已而因讀廢言非臣之職是以瀆陳愚悃伏望 陛下采納 神一心之運消別群下之忠邪辯言路之通塞係治道之隆替將必惕然懼懍然悟審於左右是非枉直進退與奪必公必明奸邪無所施其術而善類亦得以遠其疑又何其間隙而為言者之指陳哉不然國事日非將來之患非臣所得而測也

宥言官以彰　聖德用將才以固根本疏　廖紀

臣惟君以納言爲　聖臣以敢言爲忠敢言之臣未必皆當而納言之道在無不容蓋雖以勸忠言亦以廣聰明二帝三王率致雍熙悠久之治皆此道也近者馬永論鄭陸完等事交是出位輕言　皇上不加罪譴但使之南京帶俸閒住宥過之恩永固感激不淺矣而臣初聞　命竊自深慶以爲　睿智所發動洞精詳欲一揄揚以盡愚衷而未敢也蓋南京　祖宗根本重地四方都會承平日久武備廢弛臣以正德十六年任南京吏部尚書次年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曾逐一點視軍政該行整理者不勝

驚愕玩愒之勢已至七八雖當竭愚攄慮補救一二偶因言官論劾旋以衰疾乞休遂歸裹情耿耿恒以負任為愧臣雖身居田里而一飯未嘗不以南京為憂蓋南京有操江營有內小營有外大營先年軍士大約十萬餘名迄今逃亡事故僅可六萬餘名中間又多孱弱不堪其精壯可用者但可萬餘未經戰陣不識坐作攻刺之法一有驚急難便驅使此兵之可憂者一也南京城墉周圍七八十里東西南三面猶有重門人烟輳輻獨北邊一面人烟稀少多藪圃荒蕪之地守禦之備了無所恃此城之可憂者二也平時操練并守門軍士所拋者木箭所執者木刀竹鎗

追原其故皆謂軍器悉貯　內府該班軍官俱不敢領以軍士每每逃亡并此器械不可追究恐累倍償夫以平昔無事之時虛應故事習為輕便卒然有事之日戴此木盔執此木刀竹鎗豈能禦變此軍器之可憂者三也三者不獨臣憂之凡任南京有職者皆以為憂也三者既為可憂而所恃者在將領耳南京坐府坐營自公侯伯都督指揮以下中間既惕軍士事固雖有人俱未曾經戰陣有警之時欲其折衝禦侮難保必勝而將帥亦為可憂也臣近荷
召用至京退　朝之餘每與已故尚書李鉞私相論及兩京可憂宜預擇練習戎務堪任將領者二三員奏　請

用之坐營督率振起疲弱恢揚軍政平時之聲威可以懾
人心有事之謀勇可以成事功斯為保根本重地之至計
不可不急圖也臣之此言同朝二三大臣亦皆聞之前月
揚鉞　惟告南京坐府臣心竊自私喜近日馬永複南京
安置臣亦不勝私慶二將之去南京實　天啓聖聰有此
成命乃篤周祐之遠覽保根本之大猷誠　宗社無疆
之休也臣懽忭之餘欲俟　天威少霽具陳本末申薦揚
鉞馬永寄以營務重其責成以彰　陛下不測之恩釋臣
昔者負任之愧言官一時未悟　聖意以馬永勇略素著
夷人畏服犯　願申救如都給事中鄭自璧等言之御史

鄭洛書又言之　陛下皆不深究而御史魏有本愚昧奏
詞狂直蒙謫外任在　聖恩誠爲激切在廷臣不勝悚懼
故都給事中鄭一貫御史許翔鳳等又交章論救臣以爲事
關　國體職在用人未嘗不容有本之狂而深望　皇上
開容納之道况往給事中等官徧道爭論及　世廟銜卹
雖蒙　聖恩謫外旋以科道交救俱　賜復職此見　皇
上明目達聰之盛心弘光大之量雖譴謫之令已從人爲之
聞言則擢以不次之遇而輿論傳頌至今不已今有本初試
言職事體未諳雖所言激切心本無他伏望　皇上恢天地
之量宥茲疎狂俯從言官所請合無將有本仍復

原職惟復量加罰治則　陛下容諫之大度堯舜湯武不得專美於前矣又望乞　將楊銳馬永俱俾南京坐營仍照北京坐營體統行事則　陛下奠安　宗社之遠圖上有以隆　聖祖根本之重地下有以貽後嗣無疆之丕基矣臣待罪銓曹用人者臣之職用將者兵部之任今以吏部而言用將之事出位之罪自知難逭但犬馬惓惓一念愛　君之誠憂　國之心顧自有所不避也干冒　天威仰祈　俯納臣不勝戰懼待罪之至

攄忠以贊聖治疏　霍韜

竊惟天下之治在人才人才振作在至公苟權有偏重人競立私門則忠賢沈抑下僚庸才倖登要秩賢否混淆甚非所以贊 聖淵沈鴻績也臣伏覩 陛下宵旰孜孜勵惟治理十有四年于茲矣是宜百官有司無不競勸矣是宜治政無不理矣乃今郡邑有司未見其愼職貪私未見其改竊政治未見其振飭生民未見其安養怨氣鬱積感召災變皆臣等不職不能奉揚至公之罪也臣恒謂天下不治皆百官不職之罪也百官失職皆吏部之罪也臣未敢備舉謹自推陞官員一事開具積年錮弊為 聖明陳之

凡京堂有缺吏部不得擅推惟具員缺　朝廷特旨陞用考滿黜陟取自　上裁吏部例不得考覈素績具存可質也自成化末年權歸內閣萬安劉吉等招權納賄言官攻焉自後小京堂推陞遂屬吏部甚至兩京府尹光祿寺卿太常寺卿京堂三品官也推陞亦屬吏部巡撫都御史至要節重職也推陞惟會戶兵兩部吏部之權愈偏重矣權所在人之易行私故自府尹及各寺卿凡蒙推陞即拜謝於吏部之門語云受官公朝謝　恩私室古今大戒各官乃感恩吏部不知歸恩　朝廷吏部權重之弊一也若大理光祿各寺少卿順天大理寺丞惟吏部專權推舉故升

道部官欲陞小京堂只勿得罪吏部勿得罪內閣即可安坐得之矣或暗托腹心於吏部或借吹噓於內閣小京堂亦無不得之矣外任兩司知府雖有推陞卿丞之例地勢孤遠得與其選者或鮮矣剛直雅正之士不肯抵首權門輭縮細人恒奔趨以竊位所任非才貢材不任吏部權重之弊二也天下知府只有五十餘員知府之秩四品位不為不尊所統專城地方千里責不為不重矣生民休戚皆寄命焉權不為不要矣有缺推陞惟具一員 朝廷不能栽其可否重權一付之吏部矣科道官有得罪吏部推陞知府彼即緘口以去矣吏屬官有才宜內任或被讐誹即

陛遠方知府無所於憩矣百官惟知畏吏部不知畏
朝廷吏部權重之弊三也近承 聖諭自今巡撫員缺皆
會官推舉 聖上曆見洞察隱微矣自是撫臣知推舉之
公出諸輿論與奪實由 朝廷不專歸恩吏部矣惟光禄
太常太僕府尹卿丞之職吏部尚專權焉甚非所以昭大
公也夫卿丞美秩也況由是進焉六卿之長亦其選也可
勿重乎伏乞 聖斷著為定例凡兩京太常寺卿太僕寺
卿光禄寺卿秩皆三品者也遵照 聖上新定會舉巡撫
事例會九卿推舉吏部毋自專焉而兩京大理寺少卿寺丞
太常寺少卿太僕寺少卿而兩京國子監祭酒司業兩京府

丞南京通政參議皆清要職也合候四員其缺即會九卿推舉內外才望官只八員請　旨權用吏部勿得專焉於八人之舉也六部大理寺科道官中舉四人焉惟求內外均平使人無重內輕外之嫌也部屬與科道並舉使吏部司官無專陞京職之私也僉事知府運使才德昭著皆陞京堂使人知激勸也職非疎遠自棄也必九卿僉舉絕吏部擅推過重之弊也必四缺乃會推從簡便也亦猶六科給事中五缺以上乃一推補也否則人惡其厲已也謀沮焉曰是煩數會也僕僕廢時也自是內外官員轉遷美職皆知出諸輿論與參實由　朝廷不專歸恩吏部矣推陞知

府亦照推陞僉事例焉凡缺一員推資望二員請　旨擢用推舉不當着再推焉有隱蔽不公言官糾正焉自是人知郡守之重思所以奮脩矣自是科道官推陞知府自知朝廷寵擢不怨曰權勢擠我矣自是吏部官不聽憑私報怨擠才望官於遠郡矣自是郡守得人與奪實由　朝廷不專歸恩於吏部矣是天下之大公也惟貪權者甚不利焉吏部狥私者曰是殺更舊例實制我推不利一也小人油猾者曰我善鑽刺自今推舉不能吹噓一人矣不利二也權要欲遂囑託自壓於輿論巳私無所容矣不利三也吏部四司官不得顓陞京堂不利四也於治体有大利

爲吏部官不得市恩植黨傷 皇朝治化一也科道官[illegible]
直己守道不畏吏部不畏內閣以背 朝廷二也六部屬
官才德昭著皆陞美秩外任官政績昭著亦陞美秩蕩蕩
平平之治於 聖治有光焉三也人思供職紀綱自振
治化自淳四也斯議也臣又欲上 聞猶慮事体未諳不
敢輕率或召替更之嫌乃今謬承 聖恩署掌部印推陞
各項官員日不可缺積年錮弊尚有悉宜條陳改革若俱
日力未及臣竊伏自念若因仍舊弊則吏部何以勵精百
官何以贊襄治化何以福澤天下何以仰体 聖心惓惓
圖治之美臣等曠職竊食何以逃罪乃謹略述推陞京堂

官府官両敝積弊伏惟　聖明詳察焉如可施行乞　賜
明旨行部著為定例永成式焉兹臣不使已私擅議改更
科道指實糾罪亦臣愚區區仰賛　聖治之萬一也

昧死陳言以效愚忠疏　　楊名

臣以災異修省妄有建白繼蒙　聖旨令臣明言臣捧詞之餘不勝悚惧切念臣本庸劣無所知識荷蒙　皇上簡拔及第寵列詞林感仰　殊恩每懷圖報近見諸臣奉詔陳言議論不一恐未足以上慰淵衷故以草茅之見騰為狂妄之說塵瀆　睿覽但臣涵養未至故氣乏和平問學未明故言多昧謬乃重煩　明旨臣驚悸隕越無地自容然而伏自思省所以有言實出于犬馬一念之誠非敢故為矯激以速譴責也以臣之愚時務人品固未能一一周知然得於見聞實不容已者況承嚴命之下苟復畏罪

隱默或支離遷就以求苟免豈不有負　皇上虛心納諫之仁也哉而臣願忠之初心亦自負矣故敢不避誅殛謹以所聞見出于臣民之公論者為　皇上明言之惟皇上既許之復終察之臣愚萬幸　臣惟吏部諸曹之首尚書百官之表而汪鋐者小人之尤者也往者吏部尚書有缺　皇上亦慎重大其人不肯輕予今乃屬任於鋐豈不以鋐為賢於諸臣耶然而　命下之日大小臣工罔不驚愕雖閭閻細民亦切切不已皆曰此地非鋐所宜處也蓋以鋐之為人心行反覆舉動乖張志惟務於逢迎心祗期於報復向總[illegible]譖諭劾今遷吏部又被群言臣恐

失今不屢使在位日久者 以逢迎之巧濟其報復之私內外臣工用舍盡謬則其為害可勝言哉此鉉之不當用也如武定侯郭勛賦性姦回立心險詐阿奉 權貴叨受
天恩蓋不必考其心術之微觀其氣象之著亦知其為險人也 皇上使之久典戎務兼代祀事及凡要緊 朝政皆得與議彼復不自檢飭肆意倡狂使為臣子者朝夕觀效皆知勛之為人豈得無可慮乎此勛之不當用也如太常寺者本司掌禮儀以事神祇 祖宗導迎和氣光昭
國祚者也位列崇階稱為清要非心行純白資望深久者不得與矣近者乃使陳道瀛金贇仁崔嘉恩道流充任其

秋臣每觀其聲音容貌即極粗鄙及聞其素行則飲酒食肉貪財好色無所不至一遇祭祀則專意于分受品物及香燭柴炭之類而已如此等人如此等心而望其誠敬精白以贊助 皇上明禋之敬有是理乎此道流輩不當用也臣愚竊妄以為是數人者群心皆曰不當用也而
皇上用之崇亦 聖心之偏于喜者耶又如 皇上踐祚以来在廷之臣條建議論之間識見偏執言詞紕繆以上觸
天威自取罪戾者固非一人一事但據其迹雖若難恕而究其心則皆可原自明示薄罰之餘懲創已久況皆累朝作養才能文行各有可取其遺我 皇上共成光明

之治者也而何終忍于廢棄老死已乎雖累有寬釋起用
為言者尚未蒙慨然允行近見大學士李時以愛惜人材
為請即荷加納中外臣民不勝欣躍此可以觀人心矣但
下該部已久未見覆題則臣所謂逡回觀望不能悉力將
順縱有陳焉不過塵文塞責之說豈可謂無哉臣愚竊妄
以為是得罪群心皆曰當矜宥也而 皇上亦未能釋然
豈亦 聖心之偏於怒者耶推而至于施為之間如稽復
舊典以備一代之制其盛舉也但未免工作屢興財力並
竭採運木植燒造磚瓦裝載灰石所至騷然民無寧日則
閭閻之下形諸愁歎以戾太和者亦豈少乎又如真人邵

元節者得以其術過蒙采聽於內府脩建醮事此雖
皇上祈天永命之心不能自已但禱祀之說自古無驗今
乃不惜糜費使之頻舉耳 命左右大臣奔走其事而元
節復率其徒侶持其旛樂敢于大內闡揚法事遂至不肖
之臣妄為依託且聞有昏夜乞哀出其門下者亦不能必
其無而恩措威竇緣僨事之失也夫以 皇上敬一之心
臣民祝頌之念感格天地萬壽之福百男之祥可以坐致
乃使異端小術攘以為功書之史冊以垂後世亦謂何哉
凡此或皆 聖心少有所偏者故臣敢為內照自省及戒
謹恐懼之說蓋欲 皇上遠稽堯舜所以德高群聖治冠

百王者不外此心之中和也使或一念之微一瞬之際及一事之末少有間斷即未純一即非中和是故慎獨之功確乎不可忽也乃臣之誠不足以感悟言無足以備採擇矣屢 明諭臣罪安可逃矣伏乞 聖明原臣愚望之愆宥臣狂愚之失將汪鋐等早賜罷免得罪諸臣亦明敕下該部通為議處及大工完日加意休養無復有所興作以重困疲民而禱祀之事一切遠却如此而民心有不嚮應天心有不潛孚者臣未之聞也臣踈遠賤士朦瞽狂言早冒雷霆莫知死所惟 聖慈矜憫再賜乘察斯世幸甚斯民幸甚

覈名實辨邪正以隆治道疏　　毛愷

臣聞帝王之治莫先于用人而用人之道必明乎黜陟黜陟明則人心勸人心勸則庶官正庶官正則政務舉而至治成是以尚書稱述堯舜之治亦惟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此誠治化之本致治之經也漢唐以來考績之法未嘗不具黜陟之典未嘗不嚴而得人熙績之効遠不逮古此其故何也蓋唐虞之所黜者四凶也皆天下之所謂不肖也所陟者九官十二牧也皆天下之所謂賢也漢唐之所黜者未必皆不肖而所陟者未必皆賢甚者名實混淆是非反易有以不肖為賢而反陟之者矣有

以賢為不肖而反黜之者矣是以黜陟雖同而治理不効
也仰惟我　皇上之德神聖冠前古敬　天勤民惟日
孳孳至於進退人才尤屢　聖慮爰當京官考察之期正
皇上靜攝致齋之日深惟治本灼見政機特　勑禮部俾
諭部院考察官員務要平允公當以俟黜陟一時臣工懽
動中外皆謂　皇上聖心之一　王言之大貞如　天地
之於萬物長養生成栽培傾覆無所不用其極雖堯舜之
聖何以加諸一時當事大臣必能仰體　聖心恪恭
皇慶以彰平日之典而唐虞庶績之盛可以復見於
今日矣但近年以來清議不甚明公道不甚著人心不甚

正直不甚端是非不易分名實不易考邪正不易辨者于黜陟之間一有不當其賢不肖之實則於　皇上平允公當之盛心不無有負此臣區區杞人之見不能不慮也臣不敢浮議泛説請從循其名實之著而以往事證之且如朝　覲年考察在外官員據有撫按藩臬歷年考語其分遠其勢隔其情易公而難私然猶未盡得其當至於京官考察止憑該衙門臨時訪采其分近其勢親其情易私而難公是以賢否得實比之外官尤為不易據臣耳目所見有行已端潔而不同於俗者有守法公謹而不諧於時者有雅靜愿實而不善於承迎者有直介敢言而不容於

權貴者或反以為不肖而黜去之又有汙濫而外飾者貪婪而巧避者奔競攀援而無恥者柔媚庸懦而無為者矯情干譽而無實者或反以為賢而留用之此非賢不肖之跡果為難知也職其所由蓋毀譽之言易惑而愛憎之情易移或倡之於一人而和之者不察其實或中之以一事而聞之者遂以為真或假借當事之人務在中傷或致為縱橫之論必於求勝或因鄉里親戚之故而互相造言至有不可解救之勢或乘權要嫉妬之隙而巧為遊說以徒有不可申白之情或[illegible]或賈囑吏皂之輩媒孽誣言或投匿名之帖或遞告訐之文或言其

行檢不脩而不言其果有何事廢墜或謂其貪矣而未嘗指其以某事納某人之賄或謂其奔兢矣而未嘗指其得其官出某人之門或加以帷薄曖昧之事而卒及於室家或摘其細微疑似之迹而遂略其大節此賢者所以或負不肖之跡而所黜者未必盡當也至于不肖者自知其不為時論所與則又深為根蔕巧於彌縫或借譽於賢者之口或倚勢於當路之門或以鄉里而固結或以姻婭而憑依或託門生而出入求容或假故吏而往來干謁或以贄刺而曲為夤緣或以黨與而自相援引或以詞章小技而文其奸或以厚貌深情而掩其實或為異同反覆之論以

搖惑衆心或爲險陰狡獪之計以挾持當道此不肖者所以得冒賢才之名而所留者未必盡當也如嘉靖十二年考察去留有如余胤緒等當事者初知其賢能竟以中傷而罷黜又如黎晨等當事者初擬退黜竟賴夤緣而倖免荷蒙　聖明洞燭微情　旁資輿論或收錄于既棄之餘或顯斥于苟容之後固足以激勵人才彰明　國法矣臣愚以爲圖善于既事之後不若致慎于未事之前近日以來臣爲外議以爲多有浮薄仍踵故智旦夕奔馳彼此扇惑流謗生讒文非飾過無所不至一時傳聞皆以爲善者未必留而不肖者未必去人情惶惑物議沸騰臣固知

聖明在上　天語叮嚀具候咸飭罔敢不恭必不至如往
日之弊竊恐流俗滋久積習難更萬一有如愚臣所慮外
議所傳者則於　平明治體不無有累臣官名監察職司
糾舉既有見聞宜不容默伏乞　皇上俯察微言　勑下
吏部都察院務秉公正之心痛懲久積之弊若其素履不
謹於浮言按其實跡不眩於疑似其廉介素著為衆所共
棄者雖盤據當緣而必去正直有聞為衆所比而斥者雖媢
嫉妬害而必留名實不至於混淆是非不至於倒置萬一
見聞未真偶有疏漏人心所不服公論所不容聽臣等從
公舉論以明　國是以正公法則於　朝廷黜陟之典不

虛
皇上平允公當之論無負而唐虞咸熙風動之化可
成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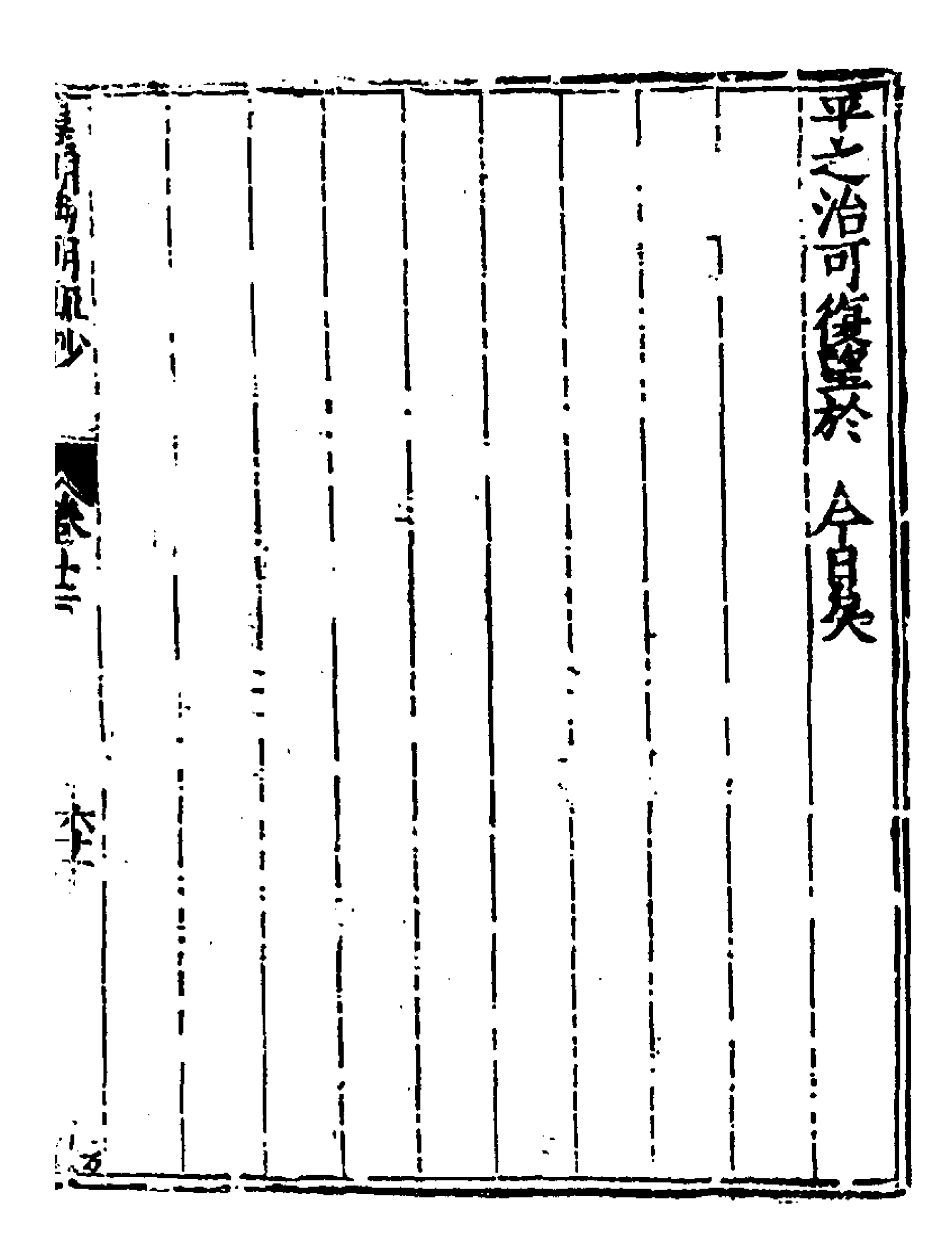
存君子退小人以裨　聖治疏　　浦鋐

天下之治亂關乎君子小人進退之間君子進則治小人進則亂此古今自然之勢也伏見　陛下於尚書林俊喬琰　俞允致仕而去於太監張永復用委任守備　温旨一下人心惶怖皆謂嘉靖之治尤未及見正德之風又將繼作聞太息者不獨臣一人也昔　先帝武宗初嗣帝業惑於群小以致大臣若劉大夏韓文等不能安位行志而去故十數年間劉瑾變於先寧彬振於後小人接踵靡亂天下殘傷　國本有不可勝言者幸　陛下入繼大統首以進君子退小人為天下急務於尚書林俊陶琰德望係

天下之公論才猷關天下之安危乃以禮起用君子可謂進矣於太監秦文等為寧彬之逆黨雄鋭之羽翼乃嚴遣閒住小人可謂退矣天下欣戴人心鼓舞皆謂太平之治不數年間尚可從見邇者　陛下圖治之心漸不克終任人之際頗乖物議罰俸貶斥既以摧斥臣工樂用之意認罪回話又以沮撓太臣展布之誠政于閣臣章疏案上而不行事係貴戚觸犯一及而移怒是於君子始焉進進而終不能用於小人始焉退退而終不能遂故猶得彌縫於禁外以立寅緣之計周旋於黨內以伸援引之術臣恐將來進之者有不獨一秦文也不能用則安位行志之機既與

心而相悖去　國體鄉之志必因時以自亂臣恐將來去之者不獨一林俊陶琰也陰長之漸陽消之萌於此可見若林俊等今日可容其去則昔日不必起矣昔日所懇起則今日可容於輕去乎泰文等今日猶為可用則昔日不必革矣昔日所應革則今日可容於復進乎臣所以惜其去者非獨為一人也為天下之治也所以惡其進者非獨為一人也為天下之亂也　陛下整綱未久治道不遂進退之間豈無所擇惟心斷伏願　陛下惜林俊等老誠忠愛之臣收回致仕　成命仍留辦事將張綵等申黃臣慎用奸邪之奏革去泰文等備以抑奸僥門此之後觀君子唯信任

大臣處以優容之禮以養其德望託以心膂之責以專其任使委以施設之柄以發其器能不奪於群小之私以撓其權不眤於貴親之恩以沮其志遠小人亟除奸惡追其引用之自以發其奸重以法律之施以詳其禁究其要求之類以破其黨守以剛明不惑於左右之言持以果斷不搖於是非之口則小人無可乘之隙君子有樂用之志仍将臣罷黜一以代林俊之去一以快秦文之心蓋臣之待罪諫員其有與無臣不足為輕為重也伏望 陛下取舍之分明進退之機決而 朝廷之政可清 祖宗之業可光繼述之孝不忝人心悅而天意順禎祥應而災異消矣



平之治可復睹於今日矣

慶聖明大英斷以昭盛德疏　　謝汝儀

臣聞人君之德莫大於明亦莫大於斷邇者邸報傳布海隅竊聞給事中衛道御史任養浩以言忤旨　陛下尋用諫者之言復其官天下鼓舞翕然稱　陛下之至明太監崔文罔上專權　陛下一察其奸即賜罷黜天下鼓舞翕然稱誦　陛下之英斷雖古之聖帝明王從諫弗咈去讒弗疑與三代以下英君誼辟聞善如轉圜不為佞人所惑者何以過此真足以配休百王垂光萬代也臣又聞御史張袞因春時和欲　陛下憲　天行道乞將因議禮充軍為民降調諭德等官豐熙等量加放還錄用奉　聖旨該

部看了來說中外欣然翹望再造之 恩既而奉 聖旨
日嚴豈 聖心尚疑於孝道有妨不無介蔕於中耶書曰
后從諫則聖中庸論舜之大孝則曰德為聖人蓋帝王盛
節莫過於此尊親要道惟斯為極孝固在此不在彼也豈
㬎等學識偏隘不能上承 聖意罪固在愚也 陛下震
之以雷霆之威放之謫之已足示罰歷之以歲月之久慮
之危之其悔已深從而宥之當有可觀 請者雖頻未蒙
俞允今日正 陛下當憐恤之時也何者伏 覩諸臣傷
于急迫因觸物故為數頗多已非盛世之事矣今死者不
可復生生而存者尚賴回春之舉臣愚以為 陛下之聽

明仁恕諸臣之在竄逐者終當仰被 恩光但恐鬱鬱於行
伍卒徒之中依依於下寮編戍之內今歲無一人焉明歲
無一人焉歲月既深易損易失人才難得成就之難而廢
棄之易 陛下他日縱憐而用之亦何及乎在諸臣萬死
固甘於 陛下聖德不無有妨張弛之言所當急從也臣
又聞御史喬木極論內使谷大用等當取回 康陵司香
欲 陛下防微杜漸收回 成命 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中外駭愕延訪咨嗟之 命日久不見舉行豈左右者為
之先容 聖心不無眷戀於中耶易曰履霜堅冰至始之
初六則曰羸豕孚蹢躅蓋履霜之徵而知堅冰之漸因豕

之漸而逆遏端之萌皆喻君子于小人貴防其漸也谷
大用之罪惡重大皆莫逃於
天鑒不假臣言也
登極
之初黜而付之法司其足為曠
典之舉而
聖恩浩蕩貸
宥其誅已不足以洩神人之忿
一旦無故從而用之禍機
所伏誠為不測今日正
陛下
當急防之時也何者往歲
起用王堂
天壽山守備臣嘗
抗疏論之未蒙施行未幾
王堂升守備南京矣今去王堂
守備歲月曾幾何時復有
谷大用之
命臣愚以為
陛下之聖神文武左右者欲
顯用奸惡固有所憚而不敢
此其鑽刺營緣甚秘而援引
招置甚巧今歲用一人焉明歲
用一人焉
萬幾之煩豈

暇畢照一隱其討根株將日深威福將日移 陛下他日
縱毅然去之不亦晚乎 先帝已誤 陛下豈宜再誤裔
祺之言所當亟行也夫 日月惟至明故其照臨之所及
不以遠而弗及 天地惟至健故時乎秋冬肅殺之氣斷
斷而不移伏望 陛下不以遐遺推廣原復衛道丘濬浩
之心將充軍豐熙余寯等為民張漢卿鄧楠等謫官呂柟
等慨然召還一体叙復寬免不以遐泄允大獄照僅文之
斷將王堂一体黜退谷大用發回 孝陵司香另選內臣
中謹厚者以充任使則 陛下之至明與 日月同照
陛下之英斷與 天地同流不特前二事為天下鼓舞懽

忭兪然稱誦而已也臣過蒙任使遠在萬里犬馬微誠昧死上干　天聽不勝隕越殞懼之至

欽奉　聖諭疏

趙貞吉

伏覩吏部揭出　聖諭朝覲在邇科劾要公自朕即位以來四年科道官一向放肆欺亂朝綱有奸邪不職卿等處加考察仔細來說欽此蓋因御史葉夢熊奏論邊事言辭躁妄上干　聖怒以致　聖諭臣聞之不勝驚惧臣切思葉夢熊已蒙　皇上薄示降罰足以懲一戒百矣今又因此一人遂波及于諸臣并及前四年之諸臣一時衆心洶洶人人自危抱此私憂故不敢默也臣查得自　皇上登極以來科道諸臣近二百人中間豈無赤心報　國忠直敢言之士今一槩以放肆欺亂奸邪不職罪之其罪不容

于死矣臣恐耆蔡之日所司承奉 德意過於嚴切未免
忠邪並然玉石俱焚則將來言路壅塞士氣銷沮有傷
國家安靜和平之福其關係非小也恭惟 皇上聖德寬
仁如天如地臣民仰戴洋溢四海今有所激故降此嚴
諭臣猥以庸謬承 委託當此衆心惶亂之時治忽將
分之際豈敢惜身保位結舌而不言哉臣嘗考往古漢唐
宋之事皆因銷致黨人之罪遂令將一時賢才銷磨殆盡
致國空虛無以濟緩急之用而社稷隨以致于不救此誠可
為戒者哉 祖宗之制設立科道許其聞風言事或是或
不是尚有糾劾諸臣所量可否取自 上裁縱有不當亦

宜各受罰責以為懲戒而已未聞羣數百人而盡加考察一網打盡以蹈漢唐宋之覆轍者也伏望　皇上恢大造之恩收回成諭特加　寬赦仍許科道諸臣洗心滌慮以圖省改臣將見　聖諭之嚴既足以鎮狂噪之心而　聖恩之寬又足以作忠直之氣　寬嚴並施　恩威相濟萬世治安之道也臣待罪內閣一年之內屢被科道官妄加詆毀不勝其辱是科道官本不知臣也臣今乃以此言以救之豈敢有一毫徇私庇護市恩要譽之意哉　天地神明實鑒此心緣臣一念朴忠實欲為　皇上尊顯聖名為
國家護養元氣為天下愛惜人才耳且臣兼掌都察院事

亦有考察諸臣之責與其調停苟救于下孰若輸忠哀懇
于 皇上之前倘蒙 聖明垂慈曲赦宥此無知之輩豈
不度越前代之美光 祖宗而垂令名于無窮也哉故敢
冒萬死為 皇上陳之伏乞 皇上俯鑒愚衷不即 加
誅戮臣無任激切懇祈隕越俟 命之至

[illegible]憲綱考察御史疏

王廷相

臣等伏覩嘉靖六年八月內 皇上勅諭都察院有云正統六年 英宗皇帝詔中外風憲係綱領之司須愼選識量端弘才行老成任之其有不諳大體用心酷刻者並從都察院堂上官考察降黜成化七年 憲宗皇帝欽准事例巡按公差御史回京之日本院堂上官仍依舊例查勘考察保結稱職者具奏照舊管事若有不稱奏請罷黜近年比例雖存不聞劾能一人盖因堂上官不能振揚風紀反為屬官所制避譏遠怨以致人心急弛今後巡按滿日務要嚴加訪察果無贓私過犯推奸避事等項實跡取具

該道結勘明白方許回道管事若有不職事蹟不許朦朧具奏照例奏請罷黜欽此欽遵臣等伏讀之餘仰見　皇上慎重風紀之司必欲御史得人使德化宣流生民得所而後已眞帝王之盛典萬世之所當守也臣查得御史出巡舊規除盤糧等差與給事中同行互相關防免其考察外其餘巡按巡鹽巡關巡茶清軍刷卷印馬等差一年滿日及事完回京各具行過事蹟　御前復命仍備呈都察院考覈出巡有無贓犯及乖違等項違礙俱仰該道從公保堪委無違礙方許奏准照舊管事但御史出巡責任甚多今考察之例止言贓罰乖違未曾明具條件使御史無

所拔守以之盡職本院無所憑藉以之覈實漫言指摘似為未便臣等議得今後御史出巡回京考察除犯該贓犯擬有實跡照例奏　請提問及過違限期照依舊定水程查筭外今將關係職守之大者六事定為出巡規格凡御史有差備開載於劄付之内行令一一遵照條款考其修否以別勤惰臣等另有訪察不在此限如此則御史目覩耳聞之餘必能警省惕勵無怠職廢事之愆而朝廷之風紀亦於是乎振揚矣臣等欲候　命下咨行各巡撫都御史劄行十三道并各巡按等項御史各一體欽遵施行

一除革奸弊御史之職　方今天下官邪民玩甚矣錢糧

出納之侵欺驛傳往來之況濫里甲困於無藝之供糧長苦於應官之餽巡鹽即販私鹽捕盜與盜通氣入官有見面之錢管事有常例之賄假以公用而科斂任情指稱修理而罰金無度吏典無賄而文書不行豪富通賄而差役得免隱奸蓄慝不可枚舉近年以來御史出巡惟務作威作福以聳人之耳目不事廣諏博采以察下之隱微況巡歷所在止二三日飄風驟雨一過不返若不用心體察民間奸弊深隱何由以知合無今後御史出巡務要悉心廉訪但有奸弊發露即當置之法理使狡猾之地風清弊絕以副　皇上救弊卹民之心回京之日仍將革除過各項

奸弊事由開造文冊呈院以憑考察職業脩否

一伸冤理枉御史之職　切惟推情訊獄非上智之才公平之心鮮有得其眞者况權勢之家閙官懾於利害富豪之室賄賂靈於神明朴實之民鈍口奪於狡佞酷暴之官殺人輕於草菅粗疎之吏才情拙於淑問由是情僞莫分冤枉無憩小民不得其生者矣既不能體　皇上好生之心且有以干上天至和之氣致災招眚莫不由此合無今後御史出巡務要愼刑明獄及一應詞訟勘問之事虛心推理緣情求實但有枉抑勿拘成案即與伸理使按屬之地刑罰得理聯無冤民回京之日仍將伸理過各項冤枉

事由開造文冊呈院以憑考察職業修否

一揚清激濁御史之職　切惟御史為朝廷耳目出巡於外人才臧否類[illegible]采訪部院考察憑之黜陟其關係至重也近年以來御史旌舉司府州縣等官不問其人品高下立心行事曾有卓異政績與否但見其奉承齊備禮貌足恭便以為好即一槩濫舉多致數十餘人致使賢否同途薰蕕並器而不辨其所糾者類取一二塞責甚至糾及縣丞典史等官其大貪大奸蠹政而害民者則以鄉里同年親故之情攙潡而不發惟念私情全不為國大壞風紀於斯為甚合無今後御史出巡於司府州縣官員務要即事

參政即政察必果見其人忠直明心術正大政事卓異在司府佐斷可為公輔之臣者在州縣官斷可為科道部署之臣者方許薦舉其中人以下平常之才止可注在考語不得混同官流以辱薦章其所糾劾首先貪酷殃民不法之人次及能輭無為老疾之輩務要據其實跡奏行罷黜不許挾私報怨以害賢善回京之日備將舉劾過各官賢否實跡造冊呈院以憑考察若賢才者以不能奉承舍之而不舉中才平常之人反夾雜一二以盡私情及大貪極酷隱蔽而不劾者臣等體訪得出考以不職

一本院劄去巡按御史勘合公文皆關係地方重大事情

及官民冤苦奏詞有等公勤盡職御史督行二司及守巡官員一一依期完報其有等漫無才志者則悠悠度日傳食郡縣多致緊急事情廢閣不省又有等巫猾利巧及阿私偏黨者每遇關係利害之事則推托閃避遷留而不為干礙御史糾劾不實者雖容易勘明而不報以致終年累歲事無歸結此等御史尤為不職今後差去御史接管承行凡先次御史勘合務要作急勘報其自己任內劄付者除滿前兩個月待續差御史勘完其餘十個月內務要一一勘明銷繳回道之日備將先差御史及自己任內勘合開具已未完數目造冊呈院以憑考察其有遲夷等項事

情難於提人行勘者亦要明白開造

一監察御史出巡所以上宣德意下達民隱風四方貞百度此其大節也為御史者必其清修節約鎮靜不擾庶廷以安民格物以振揚風紀近年以來御史出巡在外動輒人馬千百攢列兵衛以打響器以張大聲勢擅作威福又隨帶府縣能幹官員及佐貳驛丞十數不等以備任使導從如雲飲食若流全無清約之節及生騷擾之害所至州縣計其一日之費每至百數十兩本以安民而反以勞民欲振風紀而反壞風紀此等御史乃淺陋無識徒假聲勢於外以自大求其中未必有者也合無今後御史巡歷郡

邑務要安靜不擾本等導從皂隷之外並不許多用一人
其府州縣驛丞等官亦不許隔境隨從迎候以爲有司之
害違者許巡撫巡按互相糾劾臣等察訪得實由道之日
考以不職
一巡撫巡按兩相和協則能開誠布公以共成王事近年
以來輒因小忿遂成嫌隙至相訐奏安望其同心戮力有
益地方乎臣等常求其故皆巡按御史無禮不遜致之都
御史正坐御史旁坐禮也近年以來御史每與都御史上
下賓主坐矣都御史前班御史後班禮也近年以來御史
每與都御史同班並列矣豈非執法者不法貞度者無度

乎巡撫柔和忍事者則隱忍而不與之較若遇剛毅正直者則必與之相講論不從則嫌隙成矣曰是巡撫所行者巡按則不行巡按所允者巡撫則不允官吏人等咨應巡撫者巡按則惡之咨應巡按者巡撫則惡之至有無罪拏問因而革去職役者撫按自相搆隙而禍及乎人豈不冤哉以斯人所行乘勢驕傲為患如此欲望一方政令之平民庶之安胡可得哉臣等以為春秋之義王人加於諸侯之上禮也巡按御史任三司則可在巡撫都御史則不可何也都御史列銜內臺奉 勑巡撫一方非在外守土之臣可比也地分事情可以共議而名分體統則不可越近

日本院題 准都御史王坐御史隅坐臣等以為此只以私情非禮議處非所以論於朝廷之上也若據禮制名分御史仍當旁坐仍居後班為宜合無今後御史不論副都僉都其坐旁坐其班後列以正體統若有仍前不遜者臣等察訪得實即通之時考以不謹憲體奏 請降調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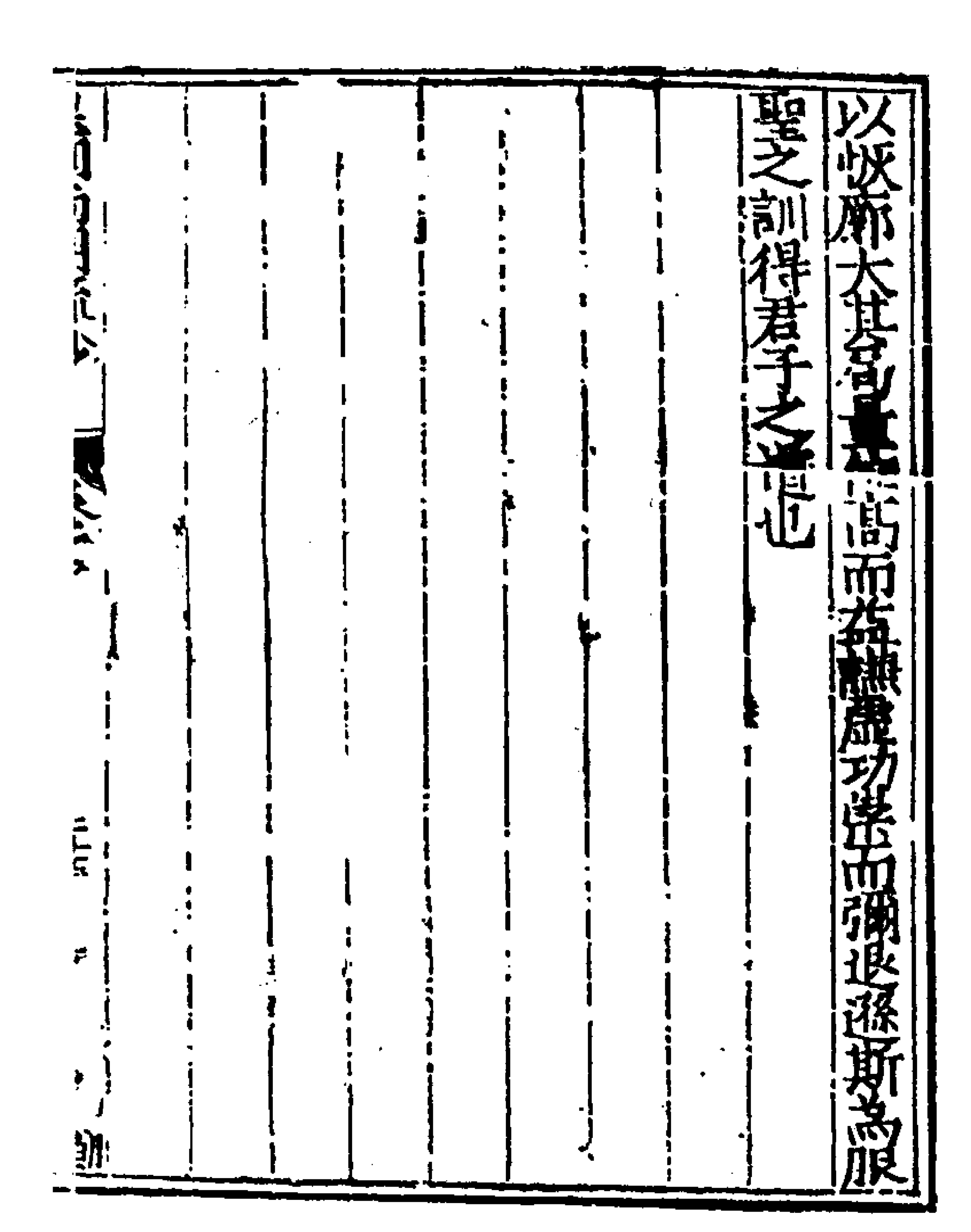
揭官箴明士節以正始進疏　翁守禮

竊惟夫人之情靜則無欲聖賢之教禁於未發皆見人為諸生時莫不誦法聖賢講明道義以爲得效用以樹勳名及其出服官政矯然不變塞者固多乃輒動於利欲恣其性情者要其平生者亦復不少何者勢分移人非有卓識定見不能自立爾臣等今春謬以職掌得與大計群吏之治見以貪酷不謹去者不勝嗟惜然已無及矣夫破甑既以無顧而完璞所宜慎雕今科進士增額至四百人固以一

時濟事安民於四百人者攸賴也然鑒往逆來切慮未必
無一二復蹈不避者昔人謂禮者禁于未然之前法者施
于已然之後與其既敗而行法孰若方初以明禮提撕一
悟則所全多矣今當許士觀聽聿新之始臣等謹將官箴
節略舉切要者數事條上恭乞 聖明俯賜敕命曉諭使
其為俟朝第一義將不至于迷途而失命遠矣諸士幸甚
官民幸甚
一 一端趨向昔人謂士品有三道德功名富貴
是也顧人所志何如爾夫道德尚矣果趨向在此由是而
建功名必為光明俊偉之業若但志在功名而隨世襲俗
以就之雖未必無所成立其於道德所虧多矣若或見之

不立而此心于富貴則以僥倖登而不免為鄙夫也可不痛戒之哉　一崇節儉夫士多窶微平生葦衣疏食亦常安矣一旦發解則交多務靡詭同於紛華以悅遂爾暴汰故也不思費不能充則將假貸于人債負求償則廉恥必喪矣是終身之累也故必早見于此極意節嗇即衣馬紫債之需亦從減省淡薄能甘則官常可保矣此不惟貧士為善當若能致此道尤妙也　一正心術夫士君子立心行己忠誠端謹明允正直由是而發於事業皆有實地無可訾議者上也若夫陰險譎詐讒佞傾陷奸回欺負皆喪其良心者人物不及知而自知則習矣天地鬼神陰騭潛

謹何可誣也必慎必戒　一曰勤職業夫開科取士固欲其克艱任事也詩稱夙夜匪懈臣分當然一命以上人各勤職則天下無闕事矣苟受君直怠君事人將以為不才而擯棄之也既服有官而欲自暇自逸斯豈理哉故隨分盡職者忠臣之道也　一敦禮讓夫人既有長少位有崇卑則所以相處相接自有定分盡其道者謂之順失其道者謂之逆諸士始進則當自處其順勿抗志陵犯以自蹈其非禮可也　一弘器度夫士君子立身天地間參贊化育并包萬類皆其分內事苟至一藝以一命輒自矜誇是謂器小易盈更何容受至乃放誕淫虐蔑不敗也必須養



以恢廓大甚[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鱗麗功崇而彌退遜斯為服

聖之訓得君子之道也